

· 史料笔记丛书 ·

宋稗類鈔

上册

(清)潘永因 编

刘卓英 点校

书目文献出版社

宋稗类钞

(上册)

(清)潘永因 编

刘卓英 点校

书目文献出版社

宋稗类钞（上下册）

（清）潘永因 编

刘卓英 点校

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号）

秦皇岛市第二印刷厂排版

河北涿县辛庄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5印张 534千字

1985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6,300册

统一书号：10201·41 定价：4.20元

宋稗类钞

(下册)

(清)潘永因 编

刘卓英 点校

11.3/6

书目文献出版社

宋 稗 序

金沙潘子大生，前年有《读史津逮》之刻，余既僭为之序矣。一日者，其弟长吉手一编，示予曰：“此予所辑有宋一代人物掌故，名为《宋稗》者也。”予受而读之，大约探未见之书，聚可喜之事。事以类分，类复年次。大者，干城名教；精者，裨益身心；微者、浅者，亦可以增扩见闻，资助唏嘘，诚有令人爱玩而忘倦者。《宋史》庸秽芜冗，极为不堪，有明巨公，如归震川、汤临川诸先生，皆有志更定而未见成书。学者憾焉。今得长吉此编，如饥年嘉谷，属厌饱满。学者亦何幸乎！予因语长吉：“礼义悦心，刍豢悦口，生人之所同然，而君秘之枕中，犹香积天厨之富，而一人独饫之也。仁者顾如是耶？”长吉曰：“公之同好，吾志也。子其为我一言识之。”抑予闻大生更有《明稗》一书。诚得好事者并行之，如车之两轮，人之联璧，不更快人意哉！后之有事于宋明两代之史者，必将取材于二编也，故书以俟之。

康熙己酉，清和月上浣，湖上李渔笠翁撰。

凡 例

一 兹编尽采稗史。其或有正史一二间出者，以事载稗编，故亦加采择。虽事同而文实异也。

一 事以类分。虽原本世说，然彼辞尚简。要令隽永可味，兹体欲详赡，俾本末粲然，盖代有升降，则文有损益，难以强同。故间有鸿篇大章，亦加采择，不敢妄截鹤颈，致削英华。

一 诸家所载，有同一事而笔有高下，词有烦简，兹字栒句比，必期于当。有一条之内，窜易四五而后定者，颇费苦心，非止照本誉录也。

一 一条中间有芜句冗字，略加裁节。或前后宾主颠倒，紊次亦为更定。至于一应波澜，点缀关键段落，不敢妄动，使文气勿属。

一 事取关维风化，裨益身心。或搜罗遗佚足补正史，或采择新奇可助谈资。远及梯航载纪，下自委巷丛谈。其有一技擅长，片言居要，凡耳目所经，俱勤加汇辑，惟恐或遗。

一 正史称谓，义例一定。兹则或以名，或以字，或以官爵、地谥，俱本原文，取其错综互见。凡正人君子，虽称名，益光、蔡京、秦桧辈，即加以鲁公、太师之目，实益难副。

一 或一事之美恶，前后同符，其系师承与夫暗合，俱不可知。兹必汇集一处，以便后人上下定论，非止易于观览。

一 诗词之类若止采名篇佳什，与撰诗、选词何异？兹必因事附出，方加采录。

一 或事可入此兼可入彼，必斟定所重以从焉，非漫无主见任其两歧。惟有一则之中，前事既以类从，后或间有缀以他事，不复过为分截，貽割裂之讥也。

一 事有足采，而本文冗长，颇费裁剪；或已经后人演为小说，撰为传奇；凡茶坊酒肆，贩夫牧竖俱已习见、习闻，不复混入，以繁笔墨。间有一二偶存，以其事可师、可法，有裨名教，不忍弃置也。

一 事有非关赵宋，而前后相符，或足备参考，亦间存之，附于每条之下。以往证今，粲然可观。

一 宋室以理学擅长，然程型朱范，止堪羽翼经传，不关裨乘风流，故勿混入。

一 兵燹之后，藏书荡然，多方购获得一善本，如饥获太牢。虽隆冬不惮呵冻，盛暑不辞挥箒，勤事编次。所列采用书目，尚有十之二三止据节文，未睹全本。若尽发二酉之藏，以供三余之用，当更有可观。兹不无遗憾云。

一 述而不作，奏功似易然。考较群籍，含英咀华，醇疵可否，斟酌去取，五载于兹。稿经数脱，方始成编，亦云难矣。

一 类中复叙时代，但约略先后，为之编次，庶几有条不紊。若责以分毫无爽，则有编年之书在。

一 兹编告成，旋有《明稗》之役。凡庚申君末政有与开创相启助者，俱列于《明稗》前。中分元事于宋明前后，似为得体。

再欲就所采之书，各自为条，又不便参互错综，以便讨论，因遵刘氏《世说》、何氏《语林》例，事以类分，时以代次。凡为类六十，约五倍于惠生先生所钞。盖踵事而增

华，非入室而操戈也。编次既定，藏之篋笥。会周北川谒选天官，一见此书，把玩弗释。私与子静李子谋寿枣梨。日夕校仇，前此鲁鱼亥豕，其为切劘也多矣。戊申北川出宰澄江，遂毕业焉。嗟夫！《宋史》芜秽，存而若亡。兹卷既出，奋笔著作者，睹鸿文以备采择；留心稽古者，征轶事而广见闻。为宋朝正史前驱，不亦可乎！己酉孟夏书，云氏又识。

宋稗类钞目录

(上册)

卷之一

君范	(1)
符命	(16)
吏治	(39)
武备	(52)
遭际	(65)
异数	(74)
诛滴	(85)

卷之二

谗险	(96)
谄媚	(106)
科名	(117)
隐逸	(132)
躁竞	(145)
奢汰	(150)
叛逆	(172)

卷之三

厚德	(179)
雅量	(196)
鉴识	(203)
才干	(225)

品行.....	(233)
忠义.....	(241)
贞烈.....	(264)

卷之四

家范.....	(273)
志尚.....	(280)
豪旷.....	(296)
放诞.....	(303)
权谲.....	(310)
颐养.....	(329)
闲情.....	(339)
异禀.....	(361)

宋稗类钞目录

(下 册)

卷之五

文苑.....	(369)
博识.....	(386)
诗话.....	(402)
词品.....	(428)
俚语.....	(443)
辞命.....	(452)
尚论.....	(464)
格言.....	(474)

卷之六

- 箴规····· (485)
称誉····· (495)
诋毁····· (505)
诙谐····· (528)
纰缪····· (565)
尤悔····· (580)
伤逝····· (589)

卷之七

- 宗乘····· (593)
道教····· (609)
报应····· (617)
神鬼····· (630)
怪异····· (644)
方技····· (657)
工艺····· (674)
音乐····· (679)
饮食····· (682)

卷之八

- 古玩····· (693)
八法····· (720)
丹青····· (735)
草木····· (752)
鸟兽····· (761)
搜遗····· (776)

宋稗类钞卷之一

君 范

尧阶舜践，禹级汤升；众星环极，一火传灯；改频步玉，矩只高曾；骄君冶跃，中主武绳；政之淑慝，国以废兴，集君范。

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因敕有司，自后时享。及新天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独一小黄门不识字者一人从，余皆远立庭中，不敢仰视。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岁时伏谒，恭读如仪，不敢泄漏。靖康之变，悉取礼乐祭祀诸法物而去。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碑止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后建炎中，曹勋自金回，太上寄语：“祖宗誓碑在太庙，恐今天子不及知云。”

*

艺祖御笔：“用南人为相，杀谏官，非吾子孙。”刻石东京内中。虽人才之出无定处，其后王荆公变法，吕惠卿为谋主，章惇、蔡京、蔡卞继之，卒致大乱。圣言诚如日矣。一云：太祖亲写“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堂上。自王文穆大拜后，吏辈故坏壁，因移石他处，后寝不知所在。既而王安石、章惇相继用事，为人窃去云。

二

太祖得天下，破上党，取李筠，征维扬，诛李重进，皆一举荡灭。知兵力可用，僭伪可平矣。尝语太宗曰：“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帑廩虚竭，必先取西川，次及荆广江南，则国用富饶矣。今之勍敌，正在契丹。自开运以后，益轻中国。河东正扼两蕃，若遽取河东，便与两蕃接境。莫若且存继元为我屏翰，俟我完实，取之未晚。”故太祖末年始征河东。太宗即位即举平晋也。庙算如此，正如高棋布子，著著争先。

*

钱俶初入朝，既而赐归国。群臣多请留俶，而使之献地。太祖曰：“吾方征江南，俾俶归治兵以攻其后，则吾之兵力可减半。江南若下，俶敢不归乎？”既而皆如所处。

三

三徐名著江左，皆以博洽闻，而骑省铉又其岳岳者也。

会修述职之贡，骑省实来，及境，例差官押伴，朝臣皆以辞令不及为惮。宰相亦难其选，请于艺祖。曰：“姑退朝，朕自择之。”有顷，左珰传宣殿前司，具殿侍中不识字者十人，以名入。宸笔点其中一人曰：“此人可。”在廷皆惊。中书不敢请，趋使行。殿侍者茫不知所由，弗获已竟往，渡江始燕。骑省词锋如云，旁观骇愕。其人不能答，徒唯唯。骑省叵测，诘而与之言。居数日，既无相酬者，骑省亦倦且默矣。其亦不战而屈人兵之上策欤！（三徐：卫尉卿延休、骑省铉、内史锠。）

*

承平时，国家与辽欢盟，文禁甚宽。辂客者往来，率以谈谑诗文相娱乐。元祐间，东坡实膺是选。辽使素闻其名，思以奇困之。其国有一对曰：“三光日月星”。凡以数言者，必犯其上一字，于是遍国中无能属者。有以请于坡，坡唯唯，谓其介曰：“我能而君不能，亦非所以全大国之体。‘四诗风雅颂’，天生对也，盍先以此复之。”介如言，方共叹愕。坡徐曰：“某亦有一对，曰：‘四德元亨利’”。使睨盱欲起辩，坡曰：“而谓我忘其一耶？谨阙而言，两朝兄弟邦。卿为外臣。此固仁宗之庙讳。”使臣出意外，大骇服。既又有所谈，辄为坡逆夺。使自愧弗如，及白沟往返，酢舌不敢复言矣。

四

太祖初命曹武惠彬讨江南，潘美副之。将行，赐宴于讲武殿。酒三行，彬等起跪于榻前，乞面授处分。上怀中出一实封文字付彬曰：“处分在其间。自潘美以下有罪，但开此

竟斩之，不必奏禀。”二臣股栗而退。迄江南平，无一犯律者。比还，复赐宴讲武殿。酒再行，二臣起跪于榻前，奏：“臣等幸无败事，昨面授文字，不敢藏诸家，即纳于上前。”上徐自发封示之，乃白纸一张也。上神武机权如此。初特以是申军令耳。使果犯，而发封见为空纸，则必入复请，亦不至于专僂矣。

五

太祖天性不好杀。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潘郑王曰：“江南本无罪，但朕欲大一统，容他不得。卿等勿妄杀人。”曹潘兵临城久不下，乃奏曰：“兵久无功，不杀无以立威。”太祖览之赫怒，批还其奏曰：“朕宁不得江南，不可妄杀。”诏至，城已破。计城破日，乃批状时。天人相感如此。

六

唐李淳风作《推背图》。五季之乱，王侯崛起。人有幸心，故其学益炽。开口张弓之讖，吴越至以遍名其子，而不知兆昭武基命之烈也。宋兴受命之符，尤为著明。艺祖即位，始诏禁讖书，惧其惑民志以繁刑辟。然图传已数百年，民间多有藏本，不可复收拾。有司患之。一日赵韩王以开封具狱奏，因言犯者至众，不可胜诛。上曰：“不必多禁，正当混之耳。”乃命取旧本，自己验之外，皆紊其次而杂书之。凡为百本，使与存者并行。于是传者懵其先后，莫知其孰讹。间有存者，不复验，亦弃弗藏矣。

七

开宝戊辰，艺祖初修汴京，大其城，址曲而宛如虬屈焉。耆老相传，谓赵中令鸿工奏图，初取方直，四面皆有门。坊市经纬，其间井井绳列。上览而怒，自取笔涂之，命以幅纸作大圈，纡曲纵斜。旁注曰：“依此修筑”。时人咸罔测，多病其不宜于观美。熙宁乙卯，神宗在位，思欲改作。鉴苑中牧豚，及内作坊之事，卒不敢更，第增陴而已。及政和间，蔡京擅国，亟奏广其规，以便宫室苑囿之奉。命宦侍董其役。凡周旋数十里，一撤而方之如矩。墉堞楼櫓，虽甚藻饰，而荡然无曩时之坚朴矣。一时张皇，侈其功赏。靖康金人南侵，粘罕斡离不扬鞭城下，有得色曰：“是易攻”。下令植炮四隅，随方而击之。城既引直，一炮所望，一壁皆不可立，竟以此失守。沉几远睹，至是始验。

八

开宝初，车驾亲征伪汉，引汾水灌太原城。时盛夏，艺祖露臂跣足，亦不裹头，手持刀坐黄盖下，督兵吏运土筑堤，以堰汾河。城上望见，矢石雨盆不避也。水浸城者，仅余数版，且乘舟载炬，焚其譙门。几陷，会班师焉。其后辽有使于伪汉者，见水退而城始大圯，乃笑曰：“南朝但知壅水灌城之利，更不知灌而决之，则无太原矣。”

九

王审琦微时，与太祖相善。后以佐命功，尤为亲近。性不能饮，太祖每燕近臣，常尽欢，而审琦但持空杯，太祖意

不愜。一日酒酣，举杯祝曰：“审琦布衣之旧，方共享富贵。酒者天之美禄，惜不令饮之。”祝毕，顾审琦曰：“天必赐汝酒量，可试饮。”审琦受诏，不得已，辄连引满，尽鬮无苦。自是每侍燕辄饮，可与众辈。退还私第则如故。

十

太宗始嗣位，思有以帖服中外者。一日辇下市肆有丐者不得乞，因倚门大骂。主人逊谢，久不得解。众方拥门聚观，中忽一人跃出，以刀刺丐者死，遗其刀而去。会日已暮，追捕莫获。翌日奏闻，太宗大怒，谓犹仍五季乱习，乃敢中都白昼杀人。即严索捕，期必得。有司惧罪，久之，迹其事，乃主人不胜其愤而杀之耳。狱具，太宗喜曰：“卿能用心若是，虽然，第为朕更一覆，毋枉焉，且携其刀来。”不数日，尹再登对，以狱词并刀上。太宗问：“审乎？”曰：“审矣。”于是顾旁小内侍：“取吾鞘来。”小内侍惟命，即奉刀内鞘中。因拂袖而起入曰：“如此宁不妄杀人？”

十一

太平兴国中，诸降王薨。其群臣或宣怨言。太宗尽收置之馆阁，使修群书，如《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广记》之类。卷帙既浩博，并丰其廩膳贍给，以役其心。后多老死于文字之间云。

十二

学士院玉堂，太宗曾亲幸其所。至今惟学士上日许正坐，他日皆不敢独坐，故事堂中设视草台。每草制，则具衣冠据